

长平之战遗址永录 1 号尸骨坑发掘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晋城市文化局
高平市博物馆

长平,位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境内。公元前 260 年,秦赵为争夺韩之上党,在此陈兵近百万,展开了战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结果秦军取得了胜利,并为以后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赵军战败,四十万人降秦。武安君白起因赵卒反覆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①。“故自为童子即知有长平”^②。

两千多年来,农耕移土及自然营力的破坏使得一些战场遗骸和遗物时而重见天日,史籍和诗赋亦不乏记载。然真正从考古学角度对长平古战场出土遗物作考证和研究的仅见于张颌先生的《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③和郭一峰、张广善先生的《高平县出土“宁寿令戟”考》^④。1995 年 4 月,永录村村民李珠海修整田地时挖出不少人骨,并发现 17 枚刀币和 1 枚铜镞。田贵生先生获悉后迅即报至高平市文化局和博物馆,引起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高度重视。同年 10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我们对永录 1 号尸骨坑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也是长平之战遗址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工作收获及初步研究简报于下。

一 地貌与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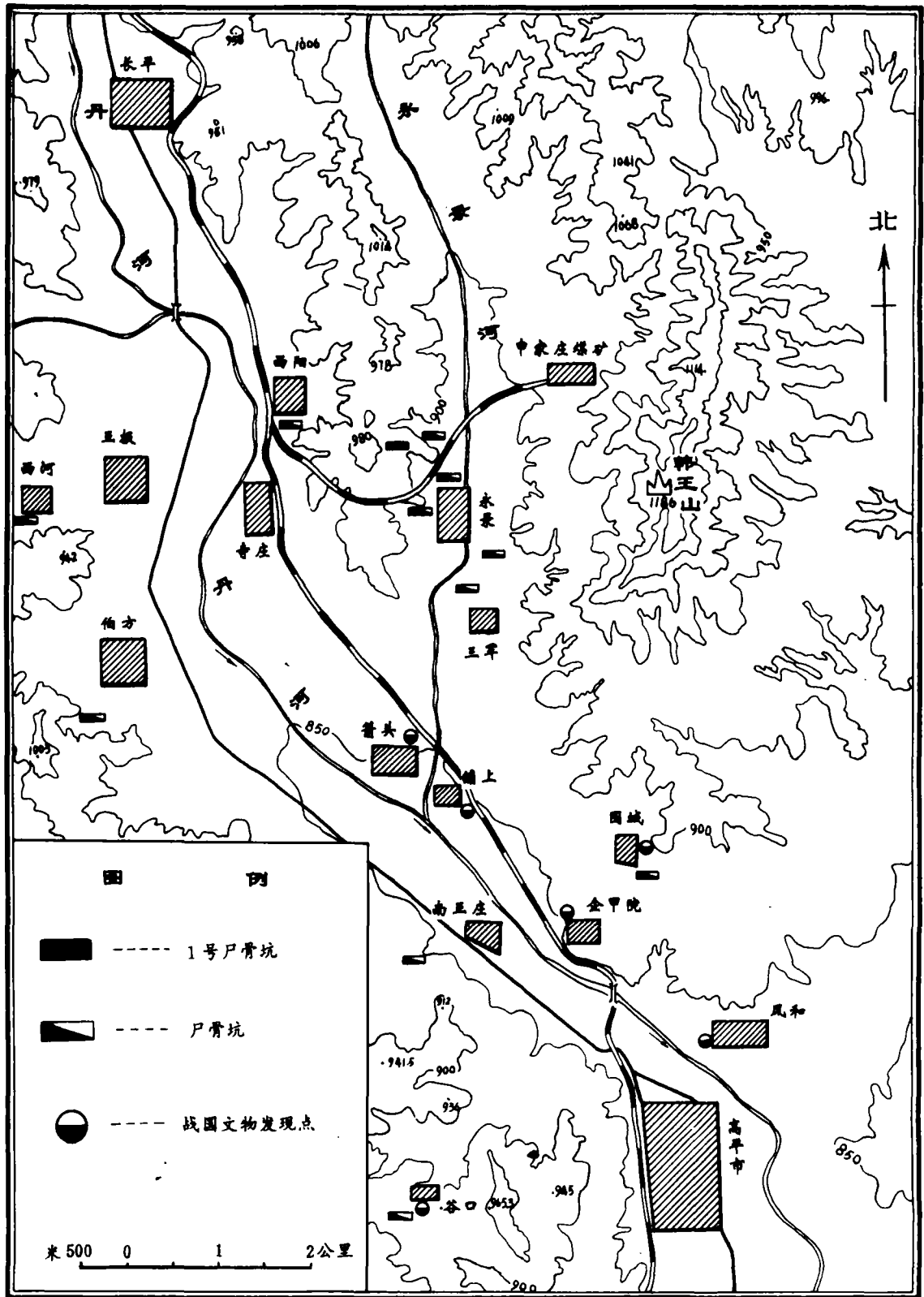
高平市地处太行山南部,西、北、东三面

群山环绕,中、南部为河谷平川。发源于北部丹朱岭的丹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市,经晋城出太行,于河南省注入沁河再东汇于黄河。永录乡永录村即位于丹河的支流永录河两岸,南距高平市约 7 公里。永录村东有韩王山,西为将军岭,这一带地形仍是西北东环山,永录恰在簸箕状地形的出口处。1 号尸骨坑则位于村西北 800 米后沟北侧的最高一级梯田里,与沟底的相对高度约 16 米(彩色插页贰:1;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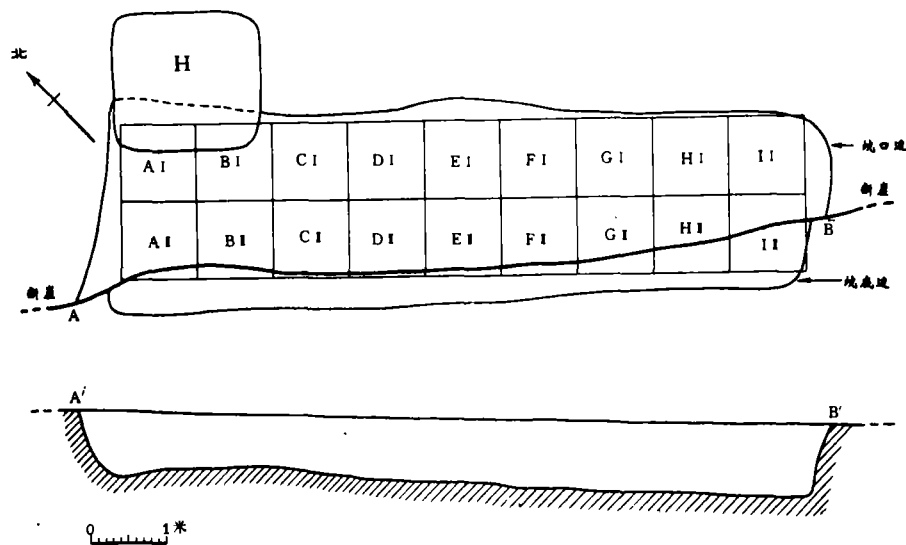
据调查与走访,永录村周围已发现尸骨坑十余处,大都分布于河流的第一、二级阶地上。遗憾的是过去因文物保护意识薄弱,大部分均在平整土地和掘挖房基过程中破坏殆尽,残存的断崖上偶尔还可见到人骨残骸。

1 号尸骨坑的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开口距离地表仅有 0.3 米左右。从发掘情况看,坑的上部曾受到破坏,因此坑的原来深度和距离原地表的深度均不详。此外,该坑的全部南壁和部分东壁也受到严重破坏,仅在坑底部能看到其南壁的痕迹。坑的北壁长 9.4 米;东、西两壁残长分别为 1.3 米和 2.7 米;破坏的断崖边长 9.9 米。从断面看坑的现有深度约 0.7~0.9 米,呈口大底小状。在坑的西北角上有一宋代以后的灰坑,现存深度 0.2 米

* 发掘和研究得到山西省文物局抢救性课题特别支持经费和日本 NHK 的资助,谨致谢意。



图一 长平之战遗址尸骨坑位置图



图二
1 号尸骨坑平、
剖面图

左右,对尸骨坑又起到一些破坏作用(彩色插页贰;2;图二)。

为了获取资料的准确及观察、分析的方便,我们采取了 1 米见方的发掘方法。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被研究标本的不完整之局限:首先,坑的上部和南部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其次,高平市政府将就地建立长平之战博物馆,需保留发掘场面留待将来展览,故尚余三分之一部分未作发掘。

二 出土文物

1 号尸骨坑发掘所出遗物有铜镞 2 件、铜带钩 1 件、铁带钩 1 件、铁簪 1 件、陶盆口沿残片 1 件。另外还收集回出土于此坑的 17 枚刀币和 1 枚铜镞。

铜镞 三棱锥式,三棱均有刃且汇聚成锋。K1:1 脊长 3.7、铤长 1.6 厘米(图四:左 2)。K1:2 形体稍大,铤为铁质,脊长 4.5、铤残长 0.8 厘米(图四:左 1)。K1:7(非发掘),比前者略细,脊长 4.5、铤残长 0.2 厘米(图四:左 3)。

铜带钩(K1:3) 上端曲首作兽头状。长 6.4 厘米(图五)。

铁带钩(K1:4) 表面锈蚀不清,长 7.3 厘米(图六)。

铁簪(K1:5) 表面锈蚀不清并已弯曲。长 15.6 厘米。

刀币 17 枚。其中 1 枚(K1:8)为赵国直背刀,首端破损,表面锈蚀不清,末端为椭圆形环。残长 12.2 厘米(图七:右 1)。其余 16 枚均为燕明刀,大小略有差异,表面多锈蚀不清,有些能看出“明”字,从写法看为晚期型制(图七)。

陶盆(K1:6) 口沿残片。泥质灰陶,方唇,折沿,口微敛,腹部微鼓饰细绳纹。口径 38、残高 10 厘米(图三)。

三 人骨观察

1 埋葬方式

整体观察,人骨标本既缺乏一定的排列秩序和分布规律,更无层次可循。头向东西南北皆有;面向上下两侧均见;葬式上统计俯身较多,仰身次之,侧身再次。综合特点可概之为“杂乱无章,纵横相叠”的乱葬坑(图八)。

2 个体数量

已发掘部分的材料以头骨为统计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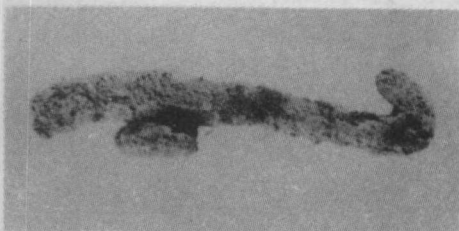
图三
陶盆
(K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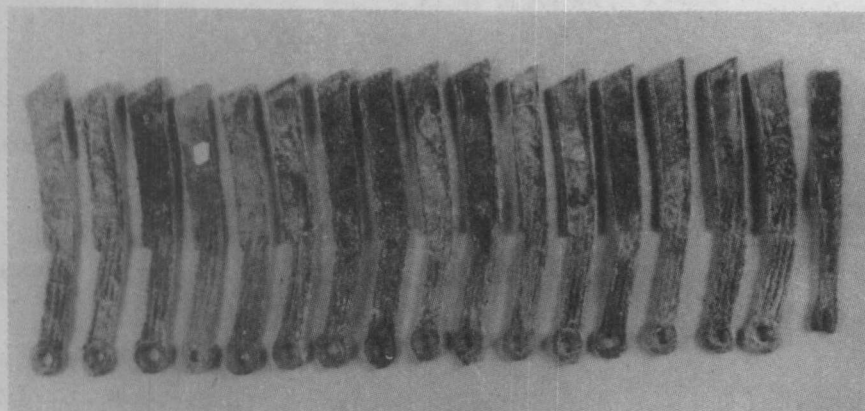
图四 铜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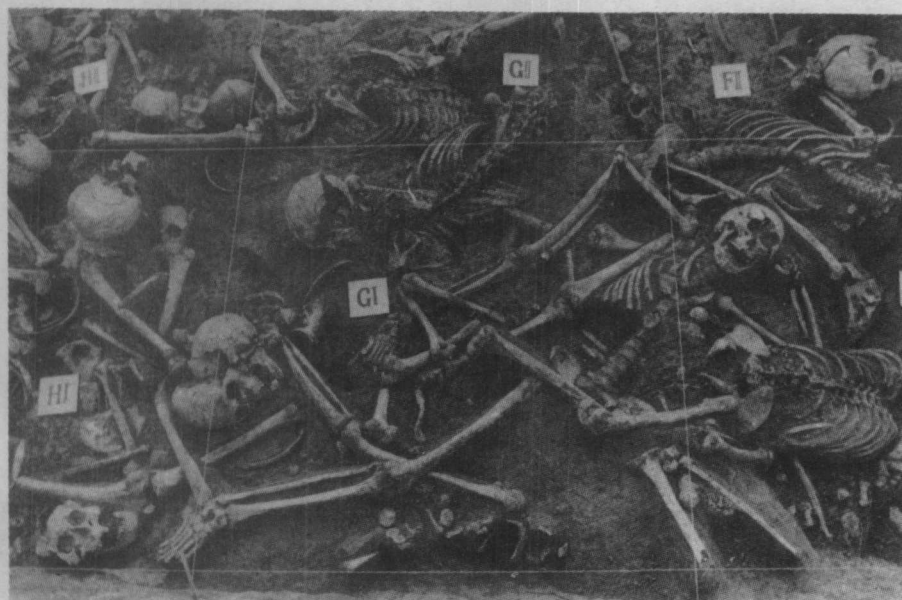
图五 铜带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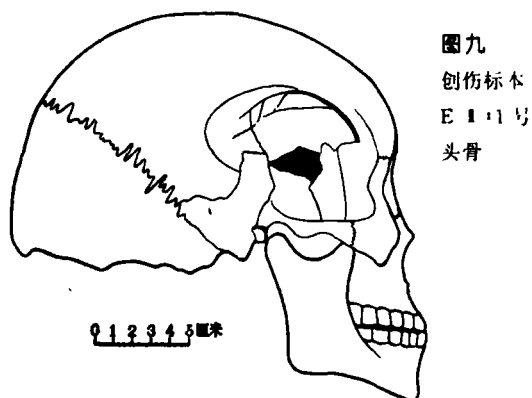
图六 铁带钩



图七 刀币



图八
发掘现场
局部



图九
创伤标本
E 11 号
头骨



图一— 创伤标本 H 11 号、2 号头骨

共 60 个个体,其中保存在最后发掘层面上的为 50 个。此外,我们采集了所有被破坏的标本,除脊椎骨、掌骨、指骨、腕骨、跖骨、趾骨和跗骨外,几乎没有一件完整的骨骼,给统计带来很大困难。对此,我们只好按解剖位置区分出每个部位的骨骼,再分出各类骨的左、右侧和近、远端,分类统计各类骨的数量,然后以最多数量的可鉴定部位作为最少个体数量。结果左侧距骨 33 个,数量最多。由此推测被破坏部分的最少个体数应为 33。我们不排除误差的存在,因为同一尸骨坑内两部分材料未能采用一致的统计对象。另一方面,根据未发掘部分面积和厚度的估算,大约占尸骨坑的三分之一,推测尚有 40 余个个体。这样,1 号尸骨坑内埋葬的个体大约有 130 多个。

3 性别年龄

坑内的颅骨标本绝大部分具有明确的男性形态特征,如颅骨大而重;额骨向后倾斜;眉弓和眉间显著;嵴线发育强烈;颧骨乳突和枕外隆凸较大等。下颌骨的男性特征也比较明显,骨体粗壮、下颌体较高、下颌角小,下颌角区粗糙且多外翻。如果说颅骨和下颌骨尚有一小部分性别特征难以断定的话,那么髌骨的全部标本皆为男性形态则使我们深信这里至今还没有女性标本,这为我们判断死者之职业提供了重要依据。

年龄鉴定以第一白齿的磨耗为主要依据,参考依据为第二白齿磨耗、肢骨骨骺愈合及基底缝的愈合。根据形态、级别与年龄的关系^⑧,结合长平古战场人骨年龄段的特点,我们将白齿磨耗程度分为 7 个级别,对 62 例可鉴定的个体观察统计结果为:

20 岁以下的 3 例(占 4.8%),23 岁左右的 6 例(9.7%),27 岁左右的 4 例(6.4%),30 岁左右的 23 例(37.1%),35 岁左右的 9 例(14.5%),38 岁左右的 7 例(11.3%),45 岁左右的 4 例(6.4%),50 岁以上的 6 例(9.7%)。可以看出,30 岁左右的死者超出三分之一;20 岁以下的很少;45 岁以上的占一定



图一〇 创伤标本 D 11 号个体



图一二 创伤标本 F I:1 号头骨

比例。

4 身高测算

选择完整的同一侧的肱骨 11 例、股骨 10 例和胫骨 11 例,分别测得其最大长并根据华北汉人的推算公式计算出死者生前的身高。肱骨统计,最高者 173.8 厘米;最低 169.0 厘米;平均 170.9 厘米。股骨统计,最高 174.8 厘米;最低 167.3 厘米;平均 171.2 厘米。胫骨统计,最高 184.0 厘米,最低 161.2 厘米,平均 170.6 厘米。三组平均身高为 170.6 厘米。

5 创伤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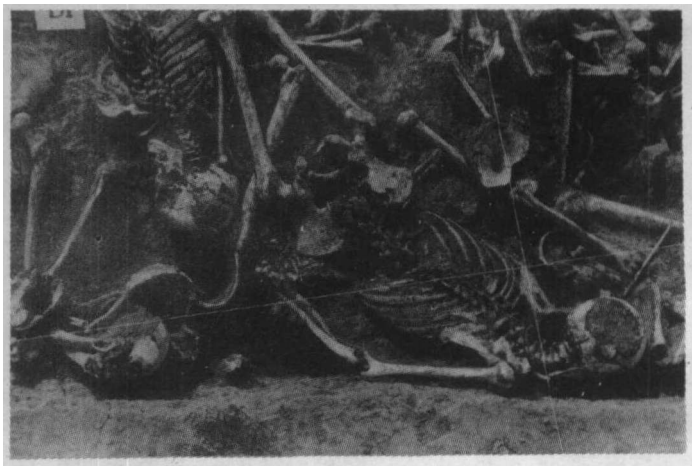
箭痕:战国的箭镞已发展为三棱式,并在弓的基础上发明了弩,延伸了射程,增强了杀伤力。长平古战场发现箭镞的记载已不少,而实物资料见于报道和馆藏的迄今已达数十枚。唐代诗人李贺有《长平箭头歌》:“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白翎金竿雨中尽,直余三脊残狼牙。”^⑥永录村南 3 公里的丹河左岸有箭头村,农民耕地常有箭头发现。1 号尸骨坑出土箭镞 3 枚,其中 1 枚据发现人讲尖部深嵌于股骨内。

砸痕:已发现 8 例头部有砸痕或钝器致伤的标本。E I:1 号头骨(图九),颧弓之上、颧骨前部、顶骨颞线以下有一椭圆形塌陷区及弧状骨折裂纹,中部有孔洞,呈不规则四

边形。H I:1 号头骨(图一一:左),暴露头顶部分,矢状缝近人字点处有一长宽为 4×2.8 厘米的椭圆形洞。洞的前缘有一条延至右侧颧骨乳突前方的弧状裂缝,裂缝中部遗有三角形凹陷且骨皮质不存,暴露出骨松质,由此可知该个体头部有两处砸痕。D I:1 号个体(图一〇),头骨右侧顶结节至矢状缝之间有创伤凹陷,周边为长 6、宽 3.2 厘米的椭圆形裂缝。颈骨前有砂岩石块,长 13、宽 7、厚 7 厘米,类似大小的砾石在 1 号坑内已发现十余件,可能与施暴有关。

刃痕:6 例头骨标本发现有此类创痕。H I:1 号头骨(彩色插页贰:2 之下部头骨),面部向上,下颌扭曲。额骨中部以上缺失,前缘有两段明显的刃痕,颅顶可能是被砍掉的。H I:2 号头骨(图一一:右)的顶骨残片,颅内面向上,两个边的断面呈切齐状。F I:1 号头骨(图一二),颅骨左侧向上,鼻根点向上至顶骨后部有大的裂缝;左顶骨塌陷、破裂;顶结节至矢状缝间及矢状缝中部向左后方均有刃器砍痕。戈、戟、剑是战国时期的主要兵器,长平古战场范围内均有实物发现。明朝刘基有《长平戈头歌》,曰:“长平战骨烟尘飘,岁久遗戈金不销。野人耕地初拾得,土花渍出珊瑚色。”^⑦

骨折:我们在破坏后的标本中发现一件左侧挠骨远端标本。残长 12 厘米,远端关节



图一三 随葬(?)标本 A I:4 号个体

缘向上5~9厘米间有骨折愈合痕迹,骨折处向前弯曲,后面略凹。前面有愈合增生圆枕,可知该个体生前曾经骨折过。

6 死因分析

坑内人骨为一次性乱葬坑,从性别全是男性,年龄组合主要为青、中年并伴有兵器出土、尸骨坑发现多处等因素分析,它应该是战争的产物,遗骸皆为非自然死亡。

长平一战,赵国降卒被阬四十万,当时“流血成川,沸声若雷”^⑧，“露骸千步,积血三尺”^⑨，“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⑩。双方虽然伤亡惨重,然阬杀的受害者是赵而非秦。结合出土遗物的分析,我们认为永录1号尸骨坑内的遗骸应是赵军亡卒。

关于赵卒死亡原因,史书记载大都一致,即,“挟诈而尽阬杀之”。白起引剑自刭时,也叹其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⑪。“阬”、“阬杀”多解释为“活埋”。然而,从坑内遗骸的观察和分析,并非如此。初步观察统计表明,未经破坏和扰乱的60个个体近半数或头骨无躯体,或头与躯干分离,应是死亡在前,埋葬在后。还有14具头部有钝器、刃器、石块等造成的创伤痕迹,其中至少7具个体的创伤是致命的,应排除在活埋死亡之外。剩余十多个个体死亡原因难以判断。可能为活埋的仅有1例,编号A1:4;俯身,面部向下,脑后部被晚期灰坑破坏,其他骨骼不见创伤痕迹。右臂下垂,尺挠骨扭曲状,左臂从腹下伸向右侧髂脊上缘,两腕相距约10厘米,左手掌骨与右手腕骨基本相邻(图一三)。这种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为软组织受伤致死而葬;其二为双手被缚活埋而死。当然,永录1号尸骨坑仅有百余个体,尚不能完全反映数十万死者之死因。

四 其他地点的遗迹与遗物

长平之战遗址内尚未作过详细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开始之前,以永录为中心,我们

进行了10天考察和走访,目前已知有18个尸骨坑,能见到骨骼的7处,其中有2个保存完好,面积为40~50平方米,位于1号尸骨坑附近。

多年来,晋城市文化局和高平市博物馆在古战场内征集到不少战国时代的文物,有些资料已经发表,另一些正在研究,征得他们的同意,现简列于下:

1985年,赵庄乡靖居村东南约1公里发现秦半两近2万枚。现藏于高平市博物馆。

1986年,永录乡铺上村发现赵国兵器戟1件,材料已研究发表。

1989年,北城区风和村发现战国戈3件,箭头3枚。藏于市博物馆。

80年代,北城区围城村发现若干箭头。

1992年,永录村内的一个尸骨坑内,发现“安阳”布、秦半两、箭头各1件。现藏于市博物馆。

1978年,寺庄镇箭头村发现若干箭头及刀币1千余枚,惜被文物贩子购走,至今不知去向。

上述遗迹和遗物的分布详见图一。

五 结语

永录1号尸骨坑发掘之前已遭破坏,而且出土的实物资料尚显不足,然而它毕竟是长平之战尸骨坑的首次正式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遗骸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和证据对研究长平之战乃至战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这里出土的刀币为赵国的直背刀和燕明刀,从形制和字体的演化上看^⑫,其铸行的时代应在战国晚期。赵燕相邻,货币经济关系较深,尤其是政治上的合纵连横促进了区域间经济往来和贸易的扩大,燕刀在赵国的流通应是正常现象。再结合其他出土文物和遗骸综合分析,1号尸骨坑的时代应为战国晚期,更进一步讲,应是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埋葬赵国亡卒之尸骨坑。

坑内人骨皆为男性;30岁左右的最多,

20岁以下者甚少,但45岁以上的士卒占有一定比例,平均身高约170厘米。根据骨骼排列和创伤观察,死者绝大部分为被杀后乱葬的,未发现大量被活埋的证据,这种现象有别于史书关于四十万降卒被阬杀的载述。

感谢高平市、永录乡、永录村各级领导及永录村民对发掘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领 队: 石金鸣
 发 掘: 石金鸣 宋建忠 朱晓东
 田进明 岳建明 常四龙
 牛广林 李晚根 牛秀平
 冀保金 郭承运
 摄 影: 张 杰 李建生
 绘 图: 畅红霞

执 笔: 石金鸣 宋建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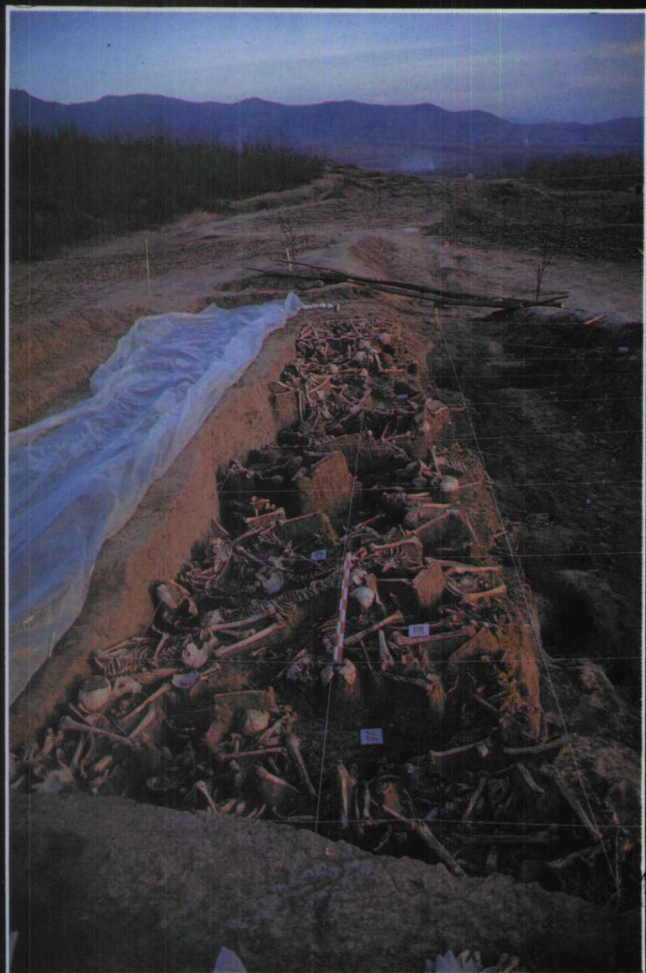
- ①②③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② 王守仁《高平县志》序,明弘治八年。
 ③ 张颢《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
 ④ 郭一峰、张广善《高平县出土“宁寿令戟”考》,《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
 ⑤ 吴汝康、吴新智、张振标《人体测量方法》,科学出版社1984年;潘其凤、韩康信《人骨鉴定》,《考古工作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⑥⑦ 《高平县志·艺文》。
 ⑧ 《战国策·秦策三》。
 ⑨ 《太平记》。
 ⑩ 石永士、王素芳《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张昌俤)

Excavation of the Skeletal Pit 1 at the Battlefield of the Changping War The Museum of Archaeology of Shanxi and Others

Located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Gaoping, Shanxi province, Changping witnessed in 260 BC a war between the Zhao and Qin states, one of the bigges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war which meant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re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under Qin, but in the same time a brutal killing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surrendered Zhao soldiers.

A pit containing the skeletal remains of the Zhao victims was found at the Yonglu Village, Gaoping in 1995. It yielded arrow-heads, belt-hooks, hairpins and knife-like coins along with skeletal remains of some ninety human individuals, which, showing much bodily damage, were buried randomly. According to a preliminary study, all the buried is male, and most around the age of 30. The average height is 170 cm. Judging by their arrangement and bodily damage, almost all of them were buried dead. There is no impressive evidence to alive burial. Discovery of the pit provides us with a peep into the war and history two millennia ago.

长平之战遗址永录 1号尸骨坑



1. 1号尸骨坑全景



2. 1号尸骨坑局部